



高爾基著
穆木天譯

初戀

上海復興書局印行

初戀

高爾基著
穆木天譯
穆木

復興書局印行

初戀

全一冊實價四角二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復興第一版再版二千冊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穆木天
發行 復興書局

總發行所 · 上海五馬路沙遜里 復興書局

目 次

初 戀.....	1—59
戀愛的奴隸.....	61—157
某 女 人.....	159—233
守 衛.....	225—279
隱 者.....	281—326

……在那個時代，運命，底確是爲得完成我的教育，使我起了初戀的悲喜劇的情緒。

一羣朋友計劃了在歐迦河上汎舟。人叫我去約K夫婦。那兩夫婦，是新近從巴黎來的，同我住在一條馬路上，可是我還不認識他們。一天晚上，我到在他們的家裏。

他們住在一所舊房子的地廐子裏，在那所房子裏，可着馬路那麼寬，是一個髒水窪，那不但一春天都不乾，連夏天差不多都不乾的；烏鴉和狗拿那當作他們的鏡子，猪在那裏洗澡。

那一天，我帶着一種沈思的心緒；我，如同一

塊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似地，落在那素不識面的人的家裏，給那占據者的心裏引起了一種異常的爲難。在我前邊，帶着一種陰鬱的神情，杜着門，站着一個肥大的男人，中中個兒，長着美麗的金褐色的鬚鬚和一副善良的碧眼。

一邊整理着他的衣服，他毫不丁寧地問我說：

——你有什麼事？

而，用一種嚴重的調子，他又說：

——進來以前要敲門呀。

在他的背後，在又一間房的薄暗裏，激動着，鼓蕩着一隻大的白鳥一類的東西；我聽見了一種嚮亮的快活的聲音：

——特別是進到結了婚的人們家裏。

我不快地問了到底他們是否我所要找的人，而，當那個像是滿足的店主似的人肯定地回答了我的時候，我表白出來我來拜訪的動機。

——你是克拉克打發來的麼，是不是？那個人，理着他的鬚子，具着一種莊嚴而沈思的神情，問。他戰慄，如同一隻螺似地轉了過去，作出一種

苦痛的驚歎：

——哎！歐勒迦！

從他的手的痙攣的動作，我猜度是人掛了他的肉體的不中說的那部分了，的確是因為那是位置在腰部稍稍下邊的。

在他的位置上，出來一個纖麗的少女，倚着門框，用她那發藍的雙眼微笑地端相着我。

——你是什麼人？是警查麼？

——不，我只是穿着警查的短褲子，我很有禮貌地回答說。而她笑了。

我受了一下挫傷。因為，在她雙眼裏，閃灼着我好久以來所期待着的那種微笑。顯然地，並不是我的短褲引起了那種歡悅：我穿着警查的寬大的藍色的短褲，沒穿工作服，我穿了一件白色的廚師的上衣：那是一件很好用的衣服，作上衣穿是很方便的，在脖子處用一個釦一扣，不用穿襯衣。並不是為我的腳所做的獵靴，和一頂意大利強盜的帽子，很堂皇地，完成了我的服裝。

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別一個房間裏，把我

擁在一把椅子上，站在我的前邊，問我：

——爲什麼你穿這麼古古怪怪的？

——怎麼，古古怪怪的？

——你不要惱，她懇切地勸告我。

很奇妙的少女呀！誰會惱恨她呢？

有鬍子的那個人，坐在床上，捲烟卷。我，用眼
指着他，問。

——你的父親呢，還是你的哥哥？

——她的丈夫，那個男人具着確信回答說。

——爲什麼你問我這個呢？她，笑着，說。

在扭着她反省過來之後，我說：

——對不起。

談話，以一種混沌的聲調，繼續有十多分鐘，
但我覺得厭着這個婦人的窄的橢圓的面孔和她的
柔媚雙眼，我滿可以在那地廐子裏，坐着不動，待
上幾十點鐘，幾十天，幾十年。她的小嘴的下唇比
上唇較厚些，好像是腫了似的，她的厚的栗色的頭
髮剪得短短的，在她的頭上作成了巨大的帽子，用
髮的渦卷蓋住了粉紅的耳朵和她的處女的雙頰的

嫩的肉色。她的胳膊是很好看的；我看見了直裸到肩膀的她的胳膊，在她在開着門的門框處待着的時候。她穿着異常地簡素、穿着鑲着絲邊的大袖的白上衣，一條裙子，也是白色，很好的樣子。但在她的身上特別令我驚異的，是她那帶着非常快活非常情深的光輝，印着好多親切的好奇心的一雙碧眼。而——那是無容疑議的了——她，作着一種被粗暴的生活所挫折渴望愛情的二十歲青年所必要的微笑，在微笑着。

——要下雨啦，她的丈夫，用紙烟熏着他的鬍子，說。

我從窗戶往外瞅：滿天星斗，萬里無雲。於是，我知道我擾亂了那個男人了，我，沈在一種溫柔的歡樂裏，走開，如同是我終於遇見了我無意地尋求了好久的那個人兒似的。

終夜，我徘徊在田野裏，嘆美着那副碧眼的多情的光澤，在黎明，我得到了那不可搖動的確信，確信這一位嬌娘是不合於那個長着飽食貓的善良的眼睛的蠢傢伙作匹偶的。我並且對她生了憐憫，

對於那個可憐的人兒！同一個鬍鬚可以作面包屑的隱藏所的男人在一起……

翌日，我們，在歐迦的濁流上，在有廣大的雜色的陶土層的險峻的河岸下邊，作遊行。那天是開天闢地以來的最美麗的一日，太陽在歡躍的天空下邊放燦爛的光輝，樹林中的熟爛的莓子的薰香飛翔在河上，所有的人都憶想到他們是卓越的人物，那令我，對於他們，心中充滿了愛情。就是我的意中人的丈夫都表露出來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沒有待在他女人坐着而我在撐着的那個船裏。終天，他帶着一種理想的知慧行動着；他當着衆人講了好些關於老葛拉得斯同的很有趣的故事，隨後，他喝了一壺頂好的牛奶，躺在一叢灌林的下邊，作了一種小孩子的平靜的睡眠直睡到晚。

當然，我們的艇子先到了野餐的地點，在我抱到那位婦人要把她托出船的時候，她向我說：

——你真有力氣哎！

我覺到我可以顛覆任何一座鐘樓，我向那位婦人說我可以用我的胳膊把她直夾到城裏——夾

七個俄里。大約我是不能那樣作的。她微微地笑了，用眼睛安慰我；整天，他的眼睛在我的前邊閃耀着，我是當然，承認那對眼睛只是爲我而閃耀的了。

在初次遇見未曾見過的有趣的動物的一個女人那邊，和在渴望女性的愛撫的一個健康的青年那邊，一切事情都帶着一種很自然的急速經過了。

馬上，我知道了，雖她帶少女的樣子，她是我有十多年了，她是在畢勒斯圖克女子學習院受了教育，她同冬宮的指揮官定過婚約，在巴黎住過，研究繪畫，學過產婆；以後，我又知道她母親也是產婆，還是她給我收生的；這一種情勢令我覺得像是預言一樣，我因之非常地歡慰。

她同流浪人和移民們的關係，她同一二人的交往，以及她在巴黎，聖彼得堡，維也那等處的地廐子和頂層裏浮蕩和挨餓的生活，這一切令這位寄宿生成爲又愉快又很有趣的一個人。如一隻山雀似地輕快而且活潑，她用一種智慧的少女的尖銳的好奇心瞰着生活和人物；她輕捷地唱着法國

歌，很漂亮地吸着烟捲，長於繪畫，善演喜劇，很會作衣服和帽子。她沒執行她的產婆業。“我作過了四回”她說，“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死的可能性。”

間接幫助人類生長的這件事，是永遠令她不開心的：她對這種可尊敬的工作的直接參與是由她的女兒給證驗了，她的女兒是一個四歲左右的美麗乖華的孩子。她講到她自己，是用人講到他很認識而令你十分不快的人時所取的腔調。但，有時講到她自己，她露出很驚訝的樣子，一種暗影把她的雙眼弄得非常美麗，在她的眼閃爍着那驟然不好意思的小孩子們的急速而輕快的微笑。

我深深感到她精神裏所有的一切的動人處，我知道了，在教養上，她比我高得多，我睺見她對待別人的態度是如何地寬大而且和善。她比我所認識的別的婦人和少女們是格外地有趣；她的言談的隨隨便便的腔調使我驚異，而我向我自己說：她知道我那些有革命傾向的朋友們所知道的一切，而她還知道一些珍貴的事物，可是她，從遠處，從傍，睺着一切，帶着大人睺小們的游戲——怪可

愛的，而有時是危險的，自己曾經過去的遊戲——時的微笑。

她所住的地廐子是分成了兩個房間：一個小廚房，兼作入口之用，和一個大的房有三個窗戶衝着馬路和兩個窗戶對着一個骯髒塵埃的後院。這一個地廐子滿好是作一個鞋匠的作房，對於住過巴黎——大革命的都市，莫里哀，波馬賽，雨果和其他名人的都市——的這一個嬌小典雅的婦人是不合適的了。在畫和櫃子之間還有好多不調和的地方：一切令我痛憤，而，在其他情感之間，激奮起來我對於少婦的憐憫同情，但，在我以為可以使她感受挫傷的點，她像是毫未注意。

從早到晚，她工作：早晨，她作收拾屋子的女僕和女廚子，隨後，她坐在窗戶下邊一張大棹子上，整天價，照着照片，繪畫城裏住民的肖像，畫地圖，給圖表上色，幫助她的丈夫作統計表。開着的窗戶使街上的塵埃落在她頭上和棹子上；行人們的腳的陰影滑在紙的上面，一邊作工，她唱着歌而在她坐倦了的時候，她同一把椅子作圓舞，或者

同她的小孩兒玩；雖然她的工作有時不潔，她像一隻母貓似地，永是乾乾淨淨的。

她丈夫是朴訥且懶惰。他愛，躺在他的床上，讀外國小說，特別是大仲馬的小說。‘這是令腦細胞清爽的’，他說。他歡喜用一種‘極端地科學的見地’去視查人生。他把吃飯叫做吸收養料，飯畢，他則說：‘胃的乳糜汁流向組織細胞是需要絕對的休息的’。

於是，忘掉了撼搖下去鬍子裏的面包屑，他躺在床上，數分間內精神集中在仲馬，或者是乍維葉·得·芒泰盤的書上，隨即，在一點或半點鐘之間，他抒情地哼哼着，他的清疎的鬍子輕輕地動着，如同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在那裏爬着似的。一醒過來，他長時間地，作一種沈思的神情，他細觀天花板上的縫，隨即，突然間，他呼喚：

——可是，昨天，古茲瑪很不正確地解釋了加來爾的思想……

而他跑着去說伏古茲瑪去了，一邊他妻子說：

——我求你把麥冬斯克省的‘散許瓦’的眼給

算了。我馬上就回來的。

他，非常高興。回來的時候，已將夜半，而有時還晚一些。

——好！你知道，今天我把他收拾了，古茲瑪。混障東西！他對於引證句子有很好的記憶，但，在這一點，我也沒輸給他的。順便告訴你罷，他對於葛拉得斯同的東方政治是絲毫都不懂。真是一個妙人！

他繼續地講畢內，里瑟，和腦的衛生；當壞天氣把他抑留在家裏的時候，他專事他的妻的女兒的教育，那個女兒是，在兩次愛情之間，順便，偶然地生出來的。

——羅拉，他說，你吃飯的時候，你要細細地嚼；那使消化容易，幫助肚子急速地把乳糜汁變成一團同化了的化學的物質。

而，在飯後，他在他的“絕對安息狀態中”的時候，他把小孩躺在床上，講故事：

——却說，當野心的殘暴的波那拍爾僭奪權勢的時候……

他的女人，聽着他的講演，流着淚笑着，但他對她是無工夫去惱恨的，因為他不久就要睡了。同他的絹絲般的鬍鬚玩了玩之後，那小女孩子，滾成了一個球，依次也睡着了。我成了她的一個大朋友，她非常喜歡聽我的故事，不大喜歡聽波勒斯拉夫關於殘暴的篡奪者以及約瑟梵·得·波哈尼對他的不幸的戀愛的講演。這點在波勒斯拉夫的心裏引起一種滑稽的忌妬的感情。

——我抗議，貝什叩夫！應當先把他的現實概念之根本的原則灌入給兒童，到以後再去叫他去認識現實。如果您懂英文，您能讀：『兒童心靈的衛生……』

我相信對於英文，他只認識兩個字：Good bye。雖然比我年歲大兩倍，他有一匹小龍犬的好奇心，喜歡多講話，而以認識不只是俄國而且連外國的革命黨人自任。並且，他很真實地得着報告是有可能性的；不短見着，一些舉止如同勢須演得逼真的悲劇俳優似的，奇妙的人物來到他的家裏。我，在他家裏，看見過那很笨拙地披着褐色頭蓬，

穿着很好笑地短瘦的雜色衣服的沙蓬涅夫。

一天，我來看波勒斯拉夫，我遇一個元氣勃勃的矮人，小小的頭，很像是一個理髮匠。他穿着一條方格布的褲子，一件灰上衣，咯吱咯吱響的皮靴。把我擁到廚房裏，波勒斯拉夫低聲向我說：

——這個人是從巴黎來的，帶有重要的使命，他需要見科洛連科；請你去商量一趟……

我到科洛連科家里，但人已經在馬路裏把那個新來的指給他了，他很銳敏地聲明了：

——不，我請求你，別叫那位闊氣的人認識我。

波勒斯拉夫為那位巴黎人關頭了，因於‘革命工作’的利害關係，他化兩天工夫為科洛連科寫信，試用各種的筆法，從嚴酷的憤恨變成到情愛的非難。隨即，他在火爐中把他的書簡文學的樣本燒化了。

不久，在莫斯科，在尼支尼，在烏拉迪密兒，就開始逮捕了，那穿方格布的褲子的那人就是以後很有聲名的那個蘭德森·哈爾定：那是我所遇見的頭一個煽動家。